

全上古三代秦汉  
三国六朝文

上古三代第一函  
秦汉五十册

全漢文卷八

馬程嚴可均校輯

成帝

帝諱驁字太孫元帝太子原諱爲成年六月卽位改元七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綏和在位二十六年謚曰孝成皇帝廟號統宗

徙陳湯制

永始元年

廷尉增壽當是湯前有討郅支單于功其免湯爲庶人徙邊漢書陳湯傳

徙解萬年制

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妄爲巧詐多賦斂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毒流眾庶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

師漢書陳湯傳

大赦詔 建始元年二月

迺者火災降於祖廟有星孛於東方始正而虧咎孰大焉書云惟先假王正厥事羣公孜孜帥先百寮輔朕不逮崇寬大長和睦凡事恕已母行苛刻其大赦天下使得自新漢書成紀

赦罪減賦詔

建始二年正月

迺者徙秦時后土于南郊北郊朕親飭躬郊祀上帝皇天報應神光並見三輔長無共張繇役之勞赦奉郊縣長安長陵及中都官耐罪徒減天下賦錢算四十漢書成紀

遣使循行天下詔

建始三年九月

迺者郡國被水災流殺人民多至千數京師無故訛言大水至吏民驚恐奔走乘城殆苛暴深刻之吏未息元元冤失職者眾遣諫大夫林等循行天下漢書成紀

舉賢良方正詔

建始三年十二月

大四百六十二  
小五十二

蓋聞天生眾民不能相治爲之立君臣統理之君道得則艸木昆蟲咸得其所人君不德謫見天地災異婁發臣告不治朕涉道日寃舉錯不中乃戊申日蝕地震朕甚懼焉公卿其各思朕過失明白陳之女無面從退有後言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覽焉漢書成紀

詔有司復東平削縣

蓋聞仁曰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㠭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曰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漢書宣元六王傳

加秩王尊詔

建始四年

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全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召安眾心吏民復還就作水

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

漢書王尊傳

改元河平詔

河平元年三月

河決東郡流漂二州校尉王延世隄塞輒平其改元爲河平賜天

下吏民爵各有差

漢書成紀

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呂五年爲河平  
元年卒治河者爲著外繇六月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  
日寡朕甚嘉之其呂延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

黃金百斤

漢書溝洫志

日蝕求言大赦詔

河平元年四月

朕獲保宗廟戰戰栗栗未能奉稱傳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則日  
爲之蝕天著厥異辜在朕躬公卿大夫其勉悉心呂輔不逮百寮  
各脩其職惇任仁人退遠殘賊陳朕過失無有所諱大赦天下

漢書

成紀

大四百九十六

小四十七

免丞相王商詔

河平四年

制詔御史蓋丞相曰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國爲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爲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陷於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脩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爲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漢書王商傳

議減省律令詔

河平中

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譯它比日口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口曉諭眾庶不亦難乎於口羅元元之民夭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

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

漢書刑法志

閔楚王被疾詔

河平中

蓋聞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于孝楚王囂素行孝順仁慈之國召來二十餘年孅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迺遭命離于惡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勗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今

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其召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勳

爲廣戚侯

漢書宣元六王傳

順時令詔

陽朔二年春

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召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明召陰陽爲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召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

漢書成紀

舉博士詔陽朔二年九月

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原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爲下所輕非所曰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漢書

成紀

勸農詔

陽朔四年正月

夫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劭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閒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眾將何曰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書不云乎服田力嗇乃亦有秋其勖之哉

漢書成紀

封王音爲安陽侯詔

陽朔四年

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爲御史大夫已外親宜典兵

馬入爲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爲安陽侯食邑與

五侯等俱三千戶

漢書元后傳

治冤獄詔

鴻嘉元年二月

朕承天地獲保宗廟明有所蔽德不能綏刑罰不中眾冤失職趨  
闕告訴者不絕是呂陰陽錯謬寒暑失序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  
甚閔焉書不云乎卽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方春生長時臨  
遣諫大夫理等舉三輔三河弘農冤獄公卿大夫刺史明申敕守  
相稱朕意焉其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鰥寡孤獨  
高年帛逋貸未入者勿收

漢書成紀

封丙吉孫詔

鴻嘉元年六月

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呂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  
故博陽侯吉呂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  
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爲博陽侯奉吉後

大四百八十八

小四十七

漢書丙  
吉傳

封史丹爲武陽侯詔

鴻嘉元年

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丹往時導朕呂忠正秉義醇壹舊德茂焉其封丹爲武陽侯國東海鄰之武彊聚戶千一百

漢書史  
丹傳

選賢詔

鴻嘉二年三月

古之選賢傅納呂言明試呂功故官無廢事下無逸民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眾庶樂業咸呂康寧朕承鴻業十有餘年數遭水旱疾疫之災黎民婁困於饑寒而望禮義之興豈不難哉朕既無呂率道帝王之道日呂陵夷意迺招賢選士之路鬱滯而不通與將舉者未得其人也其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

嘉謀匡朕之不逮

漢書  
成紀

恤民詔

鴻嘉四年正月

數敕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幸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眾傷害和氣水旱爲災關東流冗者眾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呂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所之郡國謹遇呂理務有呂全活之思稱朕意漢書成紀

罷昌陵詔

永始元年七月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漢書成紀

龍見日蝕詔

永始二年二月

迺者龍見于東萊日有蝕之天著變異呂顯朕郵朕甚懼焉公卿

大四百五十七

小五十二

申敕百寮深思天誠有可省減便安百姓者條奏所振貸貧民勿

收漢書

成紀

吏民助振贍者賜爵詔

永始二年正月

關東比歲不登吏民已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守振贍者已賜直其百萬呂上加賜爵右更欲爲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其三十萬呂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呂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萬錢呂上一年

漢書  
成紀

封堵于長等詔

永始二年十二月

前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知昌陵卑下不可爲萬歲居奏請營作建置郭邑妄爲巧詐積土增高多賦斂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百姓罷極天下匱竭常侍閼前爲大司農中丞數奏昌陵不可成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早止徙家反故處朕呂長言下閼章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閼典主省大費民呂康

寧閼前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其賜長爵關內侯食邑千戶閼五百戶萬年佞邪不忠毒流眾庶海內怨望至今不息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其徙萬年敦煌郡漢書成紀又見陳湯傳

又見佞幸淳于長傳

遣使循行詔

永始三年正月

天災仍重朕甚懼焉惟民之失職臨遣太中大夫嘉等循行天下存問耆老民所疾苦其與部刺史舉惇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

漢書成紀

詔有司

永始四年六月

迺者地震京師火災蟲降朕甚懼之有司其悉心明對厥咎朕將親覽焉漢書成紀

禁奢侈詔

永始四年六月

聖王明禮制呂序尊卑異車服呂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

大四百五十八

小六十六

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脩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迺  
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  
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寢呂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  
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申敕有司呂漸  
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

變者

漢書成紀

李星見求直言詔

元延元年七月

迺者日蝕星隕謫見于天大異重仍在位默然罕有忠言今李星  
見于東井朕甚懼焉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其各悉心惟思變意明  
已經對無有所諱與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北邊  
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漢書成紀

還許旦及親屬詔

元延四年

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罪家屬幸

蒙赦令歸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魂神廢棄莫奉祭祀念之未嘗忘於心其還平恩侯旦及親屬在山陽郡者漢書外國孝成許后傳

還馮參詔

元延四年

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召舅宜鄉侯參爲關內侯歸家朕甚愍之其還參京師召列侯奉朝請

漢書馮奉世附傳  
又見宣元六年王傳

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詔

綏和元年二月

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內百姓怨望者眾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係心觀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繇斯焉定陶王欣於朕爲子慈仁孝順可召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爲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爲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召慰其意賜諸侯王列侯金天下當爲父後者爵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

漢書成紀

封孔吉詔

綏和元年二月

大四百九十五

小六十三

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曰通三統也昔成湯受命列爲三代而祭祀廢絕考求其後莫正孔吉其封吉爲殷紹嘉矣

漢書成紀

報烏珠留若鞮單于詔

綏和元年

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徙藩爲濟南太守不

令當匈奴

漢書匈奴傳夏侯藩使匈奴求地單于遣使上書曰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

策許嘉

將軍家重身尊不宜曰吏職自參賜黃金二百斤曰特進矣就朝

位

漢書外戚傳下

白虎殿策方正直言

建始四年夏

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已當世之治何務各曰經對

漢書杜欽傳

賜王音策書

鴻嘉中

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已

危亂國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寢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

令待府舍

漢書元后傳

冊免薛宣

永始二年六月

君爲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朕旣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百姓饑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已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羣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迺者廣漢羣盜橫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已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鬲絕幾不爲郡三輔賦斂無度酷吏並緣爲姦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已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有司法君領職解嫚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已帥示四方不忍致君于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

漢書薛宣

賜史丹策

永始中

大四百三十二

小七十七